

超好看

21

秋风清◎著



真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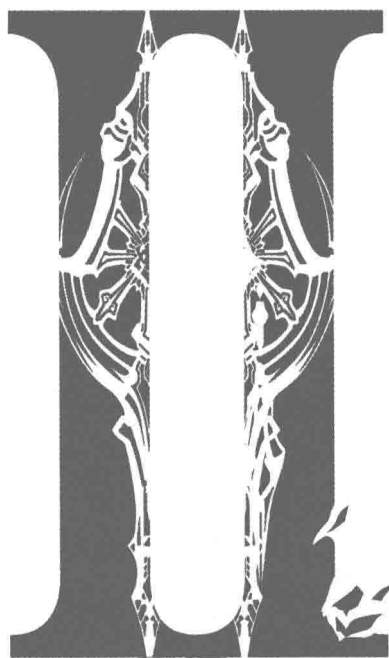
难以置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包含一切的真理世界
上帝在掷骰子！千万分之一的概率下，仅有六百个超能力选民
四大体系：定位、投影、能量、干涉，他们的力量超乎想象
抵达真理世界，真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甚至，成为新世界的神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超好看
21

秋风清◎著



真理世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理世界. 2 / 秋风清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5.10
ISBN 978-7-5502-6103-7

I. ①真…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7189号

真理世界. 2

作 者: 秋风清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设计: 宋晓亮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7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7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103-7
定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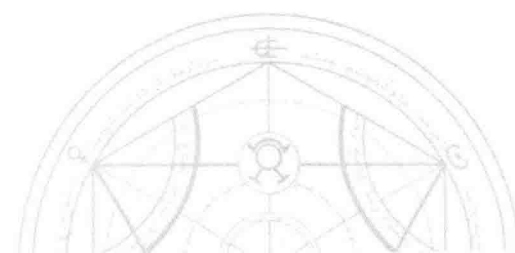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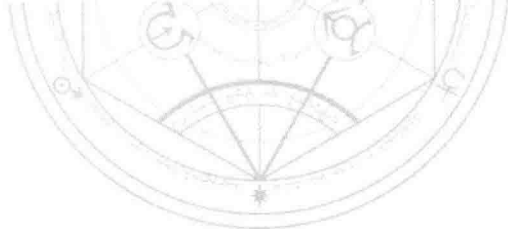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炼金术师的魔法石

楔子	002
第一章 哲人蛋	004
第二章 七哲人	015
第三章 第二个死者	024
第四章 失心者	035
第五章 血字再现	047
第六章 说服者	059
第七章 黑死病	072
第八章 炼金生物·猫	082
第九章 他可以战胜你!	094
第十章 恶魔的女儿	108
第十一章 魔法石将诞	120
尾声	130

百门之都

楔子	132
第一章 信	133
第二章 斯芬克斯	145
第三章 以法老之名的祭司	155
第四章 三日之首	168
第五章 圣裁	179
第六章 偷袭	190
第七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203
第八章 三日之首出现!	214
第九章 蟒	230
第十章 百门之都	240
第十一章 原来是你	251
尾声	265



楔子

纽约，不夜城。

凌晨三点，北大西洋潏潏的柔波轻轻拍送。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好像一把梳子，进入上湾的潮水波澜不兴。

城市未眠，各种光辉在潮头跳跃，就像一捧粉碎了的彩绘玻璃。一艘游艇破开这水光灯影，徐徐停靠在自由岛前方。

自由女神俯视着小船。城市的灯火在她身后闪烁，形成层层叠叠的光晕。

卢卡斯支好三脚架，慢慢调整哈苏相机的光圈。游船不是拍摄夜景的好地方，轻微的颠簸会让镜头发虚。但卢卡斯别无选择，只有这个角度和距离，才能把那个神秘图景攫取完整。

卢卡斯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在纽约，他是个数一数二的角色。为了拍摄那些触目惊心、震撼灵魂的镜头，他曾数次深入战火纷飞的伊拉克、瘟疫横行的北非，以及毒虫肆虐的亚马逊雨林。

在北非，他拍摄过一组令世界震惊的照片：一名被饥饿折磨得如同骷髅的男孩儿，独自在荒野踟蹰。他的身后有一只秃鹫在尾随，只等死亡降临，即可享用美餐。

照片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但全世界都在发问：那个男孩儿怎么样了？卢卡斯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为此备受责难，却从不肯低头认错。

摄影师只为镜头负责！你们这群只会指手画脚的白痴！调弄光圈的时候，卢卡斯想起了这件事，仍旧愤愤难平。那张照片成就了他，也断送了他。时至今

日，仍有许多杂志社宣布拒绝与他合作。

我会再次震惊世界的——卢卡斯抬起头，仰望巨大的自由女神。神秘的光彩正在雕像周围汇聚，奇迹即将迸发。

这前所未有的奇观是卢卡斯在不经意间发现的。每当凌晨三点十五分，自由女神的外表就会燃起黄金色的火焰，就像太阳一般光芒万丈。奇怪的是，火焰只有在特定角度才能观测，卢卡斯估计，那是新泽西市和曼哈顿灯火交汇产生的效果。

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人发现？卢卡斯觉得自己的霉运到头了。他甚至想好了照片的标题——自由的圣焰！这绝对会获得本年度的普利策奖！

镜头在微微颤动，自由女神的身影略显朦胧。一颗颗金色的粒子汇聚在表面，就像是雕像内部透出来的。卢卡斯没法说服自己这只是灯光，专业的光影知识没法提供解释。这样更好，越是玄奥越是轰动。

轰的一下，那些粒子无声地燃烧起来，金色的火焰冲上天际。自由女神的头上甚至盘绕着鲜明的金色光环，就像一尊真正的神灵。卢卡斯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不断按下快门，相机忠实地记录下眼前的图景。

波涛变得汹涌起来，游艇剧烈晃动。卢卡斯死死抱住相机，想要再拍几组镜头。突然，他发现那尊火焰中的神灵似乎挪动了身体。

镜头太虚？他抬起头，用略带茫然的神情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自由女神缓缓放下高举一百多年的火炬，低垂的眼眸发射出慑人的光彩。

“我的上帝……”卢卡斯呆呆看着，脑子里一片空白。自由女神活了，怎么可能？

自由女神发出无声的低吼，这声音在他脑海里轰鸣，惊雷滚滚。突然，那个庞大的巨像从基座上一跃而起，就像一座从天而降的山峰！

那一瞬，卢卡斯只能看到一双巨大的青铜色脚掌。它遮蔽了星光、纽约州和新泽西的灯火以及生命的火焰。

这就是上帝的惩罚吧……他想。

轰！

巨大的自由女神雕像跃入海湾，激起冲天浪潮。

第一章 哲人蛋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向下俯冲，准备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七月的细雨把大地变得朦胧一片。穿着雨衣的地勤人员、机场大厦上在细雨中抖动的星条旗、扬基棒球队的巨幅开赛广告，一切的一切看上去就像克劳德·伊维尔的一幅写实派油画。

是的，是的，这就是纽约。

飞机刚刚在跑道上停稳，苏朗揉了揉发木的脑袋，站起身子。从江州市到纽约，耗时十三个小时，在这一万六千公里的航程中，他始终没有休息。

走下飞机，温暖的风吹过面颊，带着一股刺鼻的味道。不是海洋的腥气，而是轻微的硫黄味儿。

看样子，纽约的空气并不怎么好。

离开海关，苏朗上了一辆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光脑袋的黑人，身上穿着一件白底黑竖条的棒球衫。收音机里播放着小红莓乐队的歌曲，司机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他十分投入，居然忘了询问乘客的目的地。

“去皇后区，路易斯大道一百零八号。”苏朗提醒。

“OK! OK!”司机伸出手指，做出不知道是“确认”还是“胜利”的手势，接着他转过头，朝苏朗龇牙笑笑，“我们一直在胜利，扬基队万岁！”

果然是胜利。苏朗靠在座椅上，长长出了口气。

从机场到皇后区，距离并不算远。这个时段，纽约的交通不算拥堵——事实上，见惯了江州市大堵车，苏朗早已对那个级别以下的拥堵视而不见。大约二十

第一章 哲人蛋

分钟，计程车停在了路边。小红莓的曲子正好播完——一首现场演唱会歌曲的加长版本。

“十美元五十美分，谢谢。”司机回过头。

苏朗搜寻钱包。他掏出十美元，但没有合适的零钱。另外还有几张，都是一百美元的大额钞票。没等他抽出来，司机就一个劲儿摇晃脑袋：“抱歉，我可找不开。”

五十美分……苏朗慢慢摸索着口袋，脑子里浮现出自己曾经在图鉴里见过的、那枚带肯尼迪头像的硬币。

金属……形状……图案……

一枚硬币凭空出现在手中，沉甸甸地。苏朗从口袋里抽出手，把它递过去。司机接过硬币，怔怔地盯了一会儿。

“怎么？”

“不，没什么。”

司机把硬币揣进口袋，耸了耸肩。苏朗检查了一下行李，走下车子。

路易斯大道一百零八号，是一栋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石头房子。这在美国来说，算是历史悠久的古董。门口是一条探出两米多的门廊，两侧有圣母浮雕，手艺并不算好。苏朗推开虚掩的大门，立刻闻到一股刺鼻的臭气。

这是更浓郁的硫黄味儿。

苏朗皱了皱眉，走进屋内。里面黑得好像山洞，只有一团奇怪的火苗在颤动，它储存在一个钟形的容器底部，慢慢烧灼着上面不知名的物质。有那么一会儿，苏朗只能看到这些东西，随即眼睛才慢慢适应。

这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大厅。里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各种平常难得一见的物件。木质工作台、铁架台、烧杯与坩埚、蒸馏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甚至连电灯都没有，苏朗以为自己到了一间十八世纪的化学实验室。

“有人吗？克劳福德先生？”苏朗询问了好几遍，没人回答。火苗仍在跳动，硫黄味儿就是从那个奇怪的容器里发出的。

苏朗有些好奇地凑过去。近距离观看，它更像是一个玻璃罩钟。下层是半封闭的火源，中间有隔板，上层盛满了红色液体，里面漂浮着一个倒扣着的蛋形玻璃皿。随着火焰的跃动，玻璃皿慢慢旋转，黑色的烟雾弥漫四周。

苏朗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阴险的女巫把蜥蜴尾巴、老鼠屎、猫头鹰

眼球之类的玩意儿投入烧沸的容器，黑色的烟雾组成了一个骷髅头……

很相似，就差一只黑猫。

突然，一道黑影从苏朗脚边蹿过去。他吓了一跳，发现一只黑猫正蹲在桌子上看自己，一对狭长的瞳孔闪着幽幽的光。

苏朗吐了口气，他发现黑猫的一条腿有些古怪，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上面闪闪发亮。他慢慢走过去，黑猫拱起背，发出极不友善的警告。

“生人勿近，看来我忘了给它挂这个牌子。”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某处传来。瞬间，整个房间明亮起来。

“克劳福德先生？”苏朗眯起眼睛，转头看着房间尽头、一个略显佝偻的长者。他慢悠悠走过来，轻轻抚摩黑猫的头顶，然后把手中的木牌挂在它的脖子上：

Do not near stranger!

（生人勿近！）

黑猫用爪子敲敲木牌，神气活现。

“有性格的猫。”苏朗打量对方。这个老人六十多岁，极为消瘦，身上套着一件浅灰色长袍，就像一把张开的阳伞。

“他真应该再戴上一顶尖顶魔法帽。”苏朗想。

“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老人注视着他，“年轻人，你是谁？”

“中国区，苏朗。”苏朗介绍着自己，“您是克劳福德先生吧？我们的会长跟您打过招呼，我想。”

“嗯……”老人捻着胡须，“我想起来了。半个月前，Mr古给我打过电话。你瞧，我太忙了，居然忘个一干二净。”

“还好，您还记得。”

“没错。他说一个不错的小伙子需要我的帮助，关于时间概念的研究……说实在的，我不敢肯定能帮上忙。”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专家？只是拥有更多的无知罢了。”克劳福德笑了起来。他转过身，在一堆乱糟糟的实验用具中扯出一把椅子，“坐下来，我们慢慢谈。”

苏朗坐下，克劳福德端来一杯咖啡。浑浊的液体打着旋儿，看上去十分可疑。苏朗瞥了一眼仍在烧灼的容器，没敢喝。

“说说你的困惑，年轻人。”克劳福德说。

“我想知道，人类能不能穿梭于时间中。”苏朗静静地盯着他，“不是科学角度的解释，而是关于……真理世界。”

真理世界。

世间最大的奥秘，一切真理的集合。科学之外，哲学之内。它是彼岸，是归宿，是虚妄之门。它是选民的力量源泉。

苏朗是选民，克劳福德也是。选民，这个词非关政治。完整地说，他们被称为真实选民，出现概率千万分之一。真理世界的宠儿，一群迷途的孩子。

远在数千年前，真理世界就被某些稀世天才感知。老子曾经说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柏拉图则直接以一本《理想国》，解释了真理世界的构成。

我们的世界，只是真理世界的投影。物质、时间、规则、理论……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

而我们，只是一群囚徒。看着墙壁上晃动的皮影戏，就以为那是真实了……时至今日，选民对真理世界的认识，依旧停留在此。

那扇真理之门，始终没有打开。

“你说真理世界？”克劳福德抚摩着黑猫的脊背，陷入沉思，“我一直在研究，但没什么结果，尤其是关于时间。”

“坦白地说，我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力量。”苏朗说。

克劳福德盯着他：“证明给我看！”

苏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烧杯，表面有土，内壁遍布污痕，大概很久不用。他盯着它，瞳孔微微收缩。

深藏于体内的超弦卷曲了一下，它沟通了真理世界，调用某一部分规则、力量。振荡、跃迁，从粒子的深处传播，亿万生灭。

干涉弦发动：消失。

烧杯扭曲了一下，仿佛受到磁场干扰的电视画面，然后无影无踪。

克劳福德目不转睛地瞧着，久久不语。

苏朗抬起头。

“了不起。”克劳福德吐了口气，“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能力，大概是干涉系？但你怎么证明它是时间属性？”

“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我明白了。”克劳福德想了想，“我们可以设计一下，比如，你把某个东西送到一小时前，那时候我应该在睡觉，只要你把……”

“对不起。”苏朗打断他，“这个能力没办法进行定向传送，时间、地点完全不受我的控制。”

“那么，我不得不再问一遍。是什么原因，让你认为它是时间属性？”克劳福德看着他，“也许只是彻底的湮灭。”

“不……”苏朗仰起头，喃喃自语，“有原因，有个原因……”

时间要退回十多年前。

那时苏朗五岁，觉醒了第一根超弦。一次意外，无法控制的能力让他的父母彻底消失。苏朗从此失去记忆，住进了孤儿院。直到一年前，潮东市发生一次巨大的危机，苏朗才重新找回当年的记忆，再次激活超弦。

半年前，他在巴黎遇到了诡异事件。他找到了父母的蛛丝马迹：一张黑白老照片，两个神情疏离的东方人。那是七十年前，捷克作家卡夫卡葬礼的资料。他的父母甚至通过遥远的时空为苏朗传来晦涩的信息，从而令七十年后的苏朗摆脱险境，因祸得福。

如今，苏朗二十四岁，已经是一名三弦选民，选民行会的中坚力量，前途远大。但他越来越迫切地希望将父母拯救出时间的牢笼，以弥补当年犯下的过错。

随着苏朗沉郁的讲述，克劳福德越来越吃惊。他张大了嘴巴，似乎随时准备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但他终究没有出声，苏朗的声音渐渐消逝，被一阵深切的沉默取代。

“半年前，巴黎惨剧。”克劳福德深深吸了口气，“是的，我知道那件事，死了三万人，巴黎的旅游业为此一蹶不振。欧洲选民行会精英零落，几十年也缓不过来……但我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内幕。”

“他们不想让人知道。”

“欧洲人都是死脑筋，却总吹嘘自己固守传统。”克劳福德从桌上捡起一根玻璃冷凝器，慢吞吞地摩挲着。他似乎在考虑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把这东西递过来。

“拿着它，再来一次。”

第一章 哲人蛋

苏朗又来了一次。毫无例外，冷凝器凭空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样。克劳福德闭上眼睛，静静感受着。

“你说得对。”他睁开眼，“我在上面做了标记，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外太空同步轨道，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但现在，没有了。而且，我也感受不到暴力损毁的迹象。”

苏朗看着他。

“我们需要合作一段时间，看来。”克劳福德决定，“你需要答案，我也一样。如果我帮不了你，我的朋友们也许可以做到。”

“你说北美选民行会？”

“不，不。这个世界上，拥有力量的不光是选民。我被称为大师，也不是因为弦力上的成就。事实上，这方面我还不如你。”

“你是说……”苏朗若有所思，眼神瞟过那个蒸煮着的容器。

“炼金术。”

苏朗有些愕然。从克劳福德的表情来看，这不是开玩笑。但据苏朗所知，这东西从一开始就是骗人的，最大成就不过是造就了几个原始化学家，以及火药的产生。

“看来你不相信这门伟大艺术。”克劳福德微微一笑。他转过身，小心翼翼摆弄着那一小盏微弱的火源。

“我相信任何一门源远流长的技艺背后，都有足够的理由。但就我知道的，还没有人成功过。”

“有。尼古拉·勒梅。”

苏朗不知道这个人。只听克劳福德继续说：“年轻人，在你成为选民之前，相信有弦力这种东西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苏朗点点头。

“摒弃传统眼光，是一个选民应有的素质。”克劳福德遗憾地叹了口气，将那个玻璃器皿打开，用一个小盖子熄灭了里面的火源。

黑色的雾气停止了滚动。

“又失败了。年轻的国王尚未长成，夭折在襁褓里。”

苏朗一句也听不懂。他有些疑惑地看着那件小巧的玻璃器皿，看着克劳福德一点点把里面的物质抠出来。浓重的硫黄气息喷薄而出，呛得人几乎流泪。

“这是三重炉，炼金术师必备的工具。”克劳福德解说着，“喏，里面圆形的东西叫作哲人蛋，国王在里面成长，直至加冕。它会戴上金冠，沐浴在金色的圣光中，在真理的海洋中重生。”

“实话实说，我完全不明白。”

“抱歉。”克劳福德醒悟过来，“这是我们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金属会在容器里慢慢生长，直到它被赋予黄金的特性。再经过哲人之火的煅烧，以及水银的洗礼，彻底转化为真正的黄金。”

“你需要黄金？”

“不，普通意义上的财富，对我们选民来说毫无意义。炼金术的目的不是黄金，而是永恒的真理。就像我们选民在追寻真理世界。”

“那么，你取得了什么成果？”

克劳福德招招手，那只黑色的小猫跳上他的臂弯。苏朗注意到，黑猫的一只后腿光滑平顺，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看看它，一只智商堪比十岁孩子的小猫。呃，只是脾气有些暴躁。”

黑猫敲了敲脖子上的木牌，朝着苏朗龇牙。

“你确定……”苏朗有些不敢相信。突然，黑猫跳上了他的肩头，高高昂起头颅，就像一个巡视领地的国王。苏朗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抚摩着它。蓦然发现，这只黑猫浑身冰冷，居然没有体温。

“相信了？”克劳福德看着他。

“不可思议……它吃什么？”

“硫黄。只要一小块，就能让它一整天都感到幸福。”

“实话实话。”苏朗瞅着那只活动自如的金属猫腿，不得不承认这是无法解释的奇迹，“比起炼制黄金来，这要让人震惊得多。”

“看上去是这样。但实际上，炼金术的最高成就，依旧是炼出黄金。准确地说，是转换黄金的魔法石。”

“魔法石？”

“是的，魔法石如同真理之门，是从未有人触及过的最终秘密。哦，对了，除了传说中的炼金术师尼古拉·勒梅。”

“只是转换黄金？”

“不，那只是最浅薄的应用。”克劳福德目光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魔法

石，又名不朽之石。它的真正作用是——令人类不朽。”

不朽。

纽约州，自由岛。

厚实的云层在大地上投下阴影，阳光停歇了脚步，一小片几乎焦黄的植被获得片刻喘息。艾米丽·金欢呼一声，一把扯下白色安全帽用力扇动。这个动作带起几缕清风，汗珠顺着尖翘的下巴滴落。

维护工程师汤姆向下瞥了一眼。他站在围绕自由女神腿部搭建的脚手架上，女孩儿胸前起伏的波涛一览无遗。汤姆四十多岁，已经到了时常为青春感动的年纪。这个新来的实习生让他想起了大学时光，那些有关青葱岁月的往事。

感谢夏天。他不禁吹了声口哨。

“上面怎么样？”艾米丽仰起头。

“要多奇怪有多奇怪。我打赌，你在大学学不到这些。”汤姆收回眼神，“嘿，把安全帽戴上去！”

“热透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美发店。”

“烫发有害健康，女士。”

“那是拉直，谢谢。我的祖先准是一只卷毛雪橇犬。”

汤姆耸耸肩。他有个女儿，十三岁，整天用卷发器把自己的头发弄成一堆刨花。而天生卷发的艾米丽，却又羡慕那些长发飘飘的女性，真是各有各的烦恼。

艾米丽戴好安全帽，沿着脚手架爬上来。距离基座三米，是雕像的最后一处伤痕。不知什么东西在青铜表面拖出一道长长的伤痕，汤姆正在用金属修补剂进行填充。

“自由女神被人砍了一刀，看上去。”艾米丽看着那道痕迹说。

“这笑话真够糟的——涂料。”

艾米丽递过一罐喷漆。这东西可以快速修补表面，让其看上去焕然一新。汤姆娴熟地工作着，动作有条不紊。很快，他完成了手里的活儿，再用手持抛光机轻轻打磨。

“看到了吗？就是这样。本来这根本不用修补，只是距离地面太近，容易被游人看到……”汤姆停止了讲述，他发现艾米丽根本没有用心听。

“我说，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儿吗？”汤姆抱怨。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好高骛远，没人肯脚踏实地地工作。

“下面来人了。”

“游客？自由岛今天不开放。”

一艘快艇停在了南岸码头。里面钻出两个身穿制服的家伙，径直朝这边走来。汤姆有些意外，立刻顺着脚手架滑下去。

“需要帮助吗，警官？”他问。

“我不确定，老兄。”一名高个警察眯起眼睛。近距离观看这座八十多米高的庞然大物，总会给人造成视觉上的不适。

“上面还有人？”另一个警察问。

“下来吧，艾米丽！”

艾米丽招了招手。之所以滞后，是因为她突然发现，雕像表面附着一层淡淡的白色晶体。这些晶体很小，不太容易看出来。她用手指轻轻沾了一点，在舌头上尝了尝。艾米丽皱起了眉：味道发苦，但总的来说，是咸的。

盐？

艾米丽带着疑惑回到地面。因为她的青春美貌，两名警察都不禁多看了两眼。汤姆说：“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高个警察点点头：“你们公司负责维护自由女神？”

“没错，合同签到两年后。您是说……”

“跟那个没关系。”警察摆摆手，“从昨天到现在，你们一直都在这里？”

“怎么可能？”汤姆笑起来，“我们今天上午才接到通知，过来进行维护的。”

“别的时间呢？”

“这您大概要问安保部门。说实话，没人会整夜守着她，这尊雕像实在太大了，哪个也偷不走。”

两名警察互相看了一眼。显然，他们之前已经做过相关调查。找维护公司问话也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抱什么希望。

“发生了什么事？”艾米丽问。

如果是汤姆询问，大概得不到回答。但面对美女，对方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高个子警官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一台iPad手持电脑，在上面显示了一张照片：

背景是漆黑的夜空，纽约州的灯火闪耀如银河。巨大的自由女神沐浴在金色的火焰中，双眸蕴含神光，正从基座上腾空而起。

“电影剧照吗，这是？”汤姆愕然。